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魏釗子彥　孫長賢　魏子建

魏季景子澹　魏蘭族子愷

魏釗鉅鹿下曲陽人本名顯義字弘理魏太武賜名仍命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辯博涉羣書兼資文武知名梁

楚淮泗間太武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釗曰令我此行是卿建功日勉之勿憂不富貴也授內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陛下百萬之軍風雲電掃攻城畧地所向無前然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惧亡滅也但陛下卒徒果銳殺掠尚多人皆畏威未甚懷惠一旦降下恐妻子不全所以遲疑臣請間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傑因

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自定太武大喜曰所以名
卿本為是耳卿令所言副吾所望釗遂夜入城中示以
危亡開其生路城中大小欣悦明旦開門出降自北而
南望塵欵附太武謂釗曰卿之一言踰於十萬之師授
義陽太守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
中服其勇敢太武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
畫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時經畧江左
方大用之遇風疾動頻降醫藥竟卒年六十四子彦字

惠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
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為鎮西參軍事崇
討叛民楊靈珍叛蠻魯北鷰中山王英討淮南俱請為
記室參軍軍還求為著作郎思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
者多家體制繁雜欲正其紕繆删其遊辭勒成一家之
典而彭城王勰聞李崇稱之復請為掾兼知主客郎中
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懌復引為諮議王
勢高名重深為權倖所疾恐罹其禍固辭以疾孝明初

卒於光州刺史子長賢於弟德振初皆宦學洛中孝靜北遷亦從居鄴博涉經史有詞藻舉秀才入齊平陽王淹辟為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更著晉書欲還成先志河清中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為上黨屯留令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相規長賢復曰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又謂僕祿不足代耕位不登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

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債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袪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死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推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遺其親忠後其君者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迭運五稔於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顯親揚名邈焉無兾每一念之

曷云其已頃王室板蕩彛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劍也抑又聞之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為子之道事君之節今僕委質有年矣安可自同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恥沒世而無聞慷慨懷古自強不息吾子又謂僕

干進務入不畏友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故願得鋤彼草茅逐兹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旨以沒九泉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黄金鑠於衆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僕之所懐未可一二為俗人道投筆而已夫復何言是出也人皆為怏怏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懐抱識者以此多焉武平中辭

疾去職終於齊代不復出仕周武平齊辟書屢降固以

疾辭卒年七十四貞觀中贈定州刺史子徵

愚按魏齊二書皆無剗父子祖孫傳讀及此乃知後

人或以徵顯於唐為增入耶故人樂有賢子孫也與

父凡同

為唐名臣長賢族人子建父悅位濟陰太守以善政稱

子建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魏宣武時平

氏遂於武興立鎮尋改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政乖失

民和羣氐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

魏書曰子建自出為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中不以財利經懐後歸京師家人衣食不給　愚按子建刺史東益州幾以贓敗收子為父隱固其宜也何北史亦為之諱

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逆命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

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名居城老壯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孝明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內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先反者及此悉降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梁州刺史傳豎眼子敬和愧之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

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氏慕戀相率斷路主簿楊僧覆先行曉喻諸氏忿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所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如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民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走乃喪一藩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耿顯皆没氏手及知子建客皆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移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弈棊每曰棊於廉勇之際

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嘗對局還洛後累遷衛尉卿初北海王顥內逼孝莊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為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李延實子侍中彧為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容填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實曰令何以相勗子建曰宜以盈滿為誡延實悵然久之孝莊殺爾朱榮遇禍河陰

之家率相弔賀太尉李晟第二子仁曜子建揩亦往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權強兇徒尚梗未聞有奇謀異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禍始弔賀無乃怨怨及永安後李氏宗族流離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子建性重慎不雜交游唯與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顧敕二子曰死生大分厚葬吾不取蘧篨裸身又非吾意氣絕後斂以時服吾前後三娶汝前二母舊

塋久固唯汝次母墓在外可遷入兆域依班定行於吾墓後如此足矣不須祔合永熙二年春卒於洛贈儀同定州刺史謚文靜二子收祚收別見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爾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脩而去惇聞哭曰若害脩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首曰家事在惇脩何知乞以身罪仲遠義而捨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惇叔偃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曲附高肇

彭城王勰之死偃搆成其罪為時所惡予賀字懐素幼有大志年十四啟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其年幼不許賀遂密將一奴逺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臥牀内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學言歸生從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居趙國飛龍山為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中李傿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為請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貞烈收族叔李景父鸞光州刺史李景少

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與收相亞洛
中號兩刑二魏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宰要
爾朱世隆特賞愛之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位給事
黃門侍郎孝武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
為摘句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柏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
擇居賦元象初兼散騎常侍使梁卒於魏郡尹家無餘
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
子澹字彥深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

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主還除太子舍人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論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為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不同

愚按魏澹所作魏書正西魏僞東魏此其矯魏收書之大者惜乎不傳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尼之襃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班固

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魏收諱儲君

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

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其二曰

冊府元龜曰三代以前積功累仁莫盛周室然名器

不及后稷追尊止於三王

魏氏平文以前部落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

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

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覩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兵交御坐太子受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三世稱謚可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之欲以勸善懲惡詒誡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

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姓名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令分明直書不敢迴避

册府元龜曰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哉

其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令所撰史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潛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已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

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作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按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謂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帝覽而善之未幾卒有集三十卷收族叔蘭根字蘭根父伯成中山太守蘭身長八尺儀容奇偉博學高才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毋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

至今乃啟刺史請伐為椁左右人言有靈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滅性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討柔然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第一準其舊此計若

行國家庶無比顧之慮崇以奏聞事寢不報孝昌初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飢寒奈何並充僕隸於是盡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其境及蕭寶夤敗於涇州岐州人因蘭根降賊寶夤兵威復振城人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心加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諸郡事兼四州行臺尚

書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蘭根竊邪杲反於青兗間復詔蘭根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拜中書令魏孝莊將誅爾朱榮蘭根泄之凡子周達

噫誰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

周達以告世隆及榮死蘭根憂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帝蘭根乃託附之求出立功乃兼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為榮將侯淵所

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義舉因在其中神武以宿望深禮之中興初為尚書右僕射神武將入洛時廢立未決令蘭根往察節閔帝神采高明蘭根恐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黄門侍郎崔㥄固請廢之神武不得已遂立孝武

北齊書曰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構毀深為時論所非　愚按蘭根此舉非但賊節閔并禍高歡孝武立而東西魏分東西魏分而齊周代卒也歎之後

人為宇文泰後人所滅非禍歟而何

太昌初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鉅鹿縣侯啟授兄子周達蘭根既預勲業位居端副始啟復岐州勲封永興侯高乾死蘭根懼以病免天平初以開府儀同歸本鄉門施行馬武定三年卒贈司徒公謚文宣孝昭時佐命功臣配饗不及蘭根次子敬仲表訴竟不允

愚按蘭根子愬而不允無乃先洩孝莊謀繼主廢節閔議為公論所共罪乎孝昭真明主矣

敬仲以才器稱卒於章武太守子餉幼孤學涉有時譽居喪以孝聞隋饒州司倉參軍事蘭根族姪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時帝已失德朝廷為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謂楊愔曰何慮無人苦用此漢放還永不許收由是積年沈廢後遇愔於路微自陳愔云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愔欣然

曰此言極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政理後卒於
膠州刺史
論曰魏長賢思樹風聲抗言昏俗有朱子游之風季景
父子雅業相傳亦弓治之義蘭根道冠時英功參霸業
亦一代偉人也
愚按此一傳也北史列魏長賢為傳首而祖釗父彥
反以附見彥無論獨釗止魏太武殺掠語感神明不
知何以附見且資治通鑑與綱目俱不錄吾疑之巳

讀長賢傳末有子徵二字乃嘆曰無徵則釗沒矣吾疑其事終重其言故改置釗於傳首而附彥及長賢於後亦孫不先祖云爾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九

明 李清 撰

北史五十三

見

清河王岳 子勱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陽州公永樂

平秦王歸彦 兄子武

神武諸子

趙郡王探字元寶齊神武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

北齊書曰神武將謀內討以臣伐君為內討顛倒乃爾

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捴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小爾朱因杖而斃時年二十八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

年又贈假黄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
神武廟廷子廓嗣别見節義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
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黄鉞大將軍太傅太尉
録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
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
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有光移别室如
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兵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

北齊書曰神武所將中軍已敗賴岳大呼衝陣方得廻師表裏奮擊因大破之

以功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
賢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六州京畿兩大都督六州事
悉隷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
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
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青晉三州刺史
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稱
北齊書曰岳任權日久素為朝野畏服及出為藩百
姓望風讋憚

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淵明擁泗水于
寒山以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
臺慕容紹宗擊破淵明擒之景仍與渦陽與左衛將軍
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
豐等攻王思政于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
政所獲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内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
會文襄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縣男
文襄以為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遇害文宣出撫晉陽

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畧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好色酒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搆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

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鋸殺之讓岳以為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鴆岳曰臣無罪歸彥曰飲之飲而薨

北齊書曰帝使歸彥就切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為數日薨故時論紛然以為賜鴆

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

假黃鉞給轀輬車謚昭武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襄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上甲葬畢方許納馬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城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王性剛直有才

斡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

北齊書曰時奄人傜倖猶行暴虐民間雞豚悉放鷹犬搏取

儀同荀子溢尤幸勱將斬以狥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西冠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內外離心衣冠解體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勱勸

後主五品以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
焚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
北齊書曰時周軍績至人皆恟懼朝士出降相屬勱
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宦官卒伍猶未離二請
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
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
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
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勱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

語大悦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于隣境宜善自愛勱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獲宥已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以來荒悖滋甚

隋書曰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尚方役徒積骸數千殭埸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罪獲戮烽燧日儆躭淫靡極

天厭亂德妖寔人興或空中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人神怨憤怪異薦發天時人事照然可知猥蒙朝寄頻歷藩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

車雷動戈船電邁臣謂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
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勣爲行軍揔管從宜陽公王
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
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勣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
威惠民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
渾來寇勣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勣
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唐褒前代名臣兼以子廉追贈都
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太昌初封陽州縣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啟神武神武封啟示

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卒于州贈太師
太尉録尚書事謚武昭無子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
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呼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
王時有天恩道人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
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
一百尋刺史南營州無故自驚走亡入突厥竟不知死
所
上洛王思忠神武從子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

洛郡王歷司空太傅薨子元海別見弟思好本名思孝浩氏子也思宗養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天保五年討柔然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鴨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時斫骨光弁奉使上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

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剥削生靈刼掠朝市闇于聽受
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頻絶孔
懐之義縱子立奪馬于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駮龍得
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
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
斛律光世為元輔威著鄰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忝
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
此懐無致疑惑行臺即王行思之亂也思好至陽曲自

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吏武衛趙海時在晉陽掌兵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惟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敗與行思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至盡時帝在道叱怒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叶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

帝曰所告何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内參射其妃於宫内仍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思好子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為通

平秦王歸彦字仁英神武族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徙因于河州積年善

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獅子來獻以功行河東守遂
死焉徵於神武有舊恩及平京洛迎徵喪葬之贈司徒
謚文宣初徵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生歸彥至
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
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
王元天穆女陋而妒數忿爭密啟文宣求離事寢不報
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
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

别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彦始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帝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彦乃知之由是隂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歸彦歸彦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不內歸彦諭之方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惟
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帝崩歸
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即位進太傅領司徒常聽將
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帝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
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
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類
覆前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
帝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

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因歸彦威名太甚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兾州刺史即命乾和繕寫書日仍敕門司不聽輒納時歸彦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及門方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别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宫拜而退莫敢共語惟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帝如晉陽乘虚入鄴為其郎中令吕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

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將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
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
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啟
歸彥追獲之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
逼城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由
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有異心正恨
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殺此三
人即臨城自刎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

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頷小兒牽挽我
何得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朝廷老宿如趙
家老公時又詎懷怨帝又使讓之對曰高元海受畢義
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
得鼓吹止殺元海義雲而已帝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
彥猶作前語望先命議其罪皆云不赦乃載以露車銜
枚面縛劉桃枝臨以刃擊鼓隨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
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于武庫文宣入庫

賜從臣兵器特以二角石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以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流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

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王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漢陽敬懷王洽洽删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初神武納浚母當有有孕及産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盧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曽以屬請受納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

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渙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銜之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田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天保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否或密以白帝又銜之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孤掉尾戲浚

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浚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見帝時不欲大臣交通諸王愔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宫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帝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及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置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愴然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

呼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等與渙皆有雄畧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輙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亂投薪火於籠皆死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絶乾明元年贈太尉謚簡平無子詔以彭城王澂子嗣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遂神武第四子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皇建初歷官至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事子德素襲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

用心攸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八歳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叅伍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攸于人間事纎介皆知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羮攸察知之守令畢集攸對衆曰食鷄羮何不還價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䭾鹿脯至滄州界足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

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洨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者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定神矣洨乃詐為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竊洨乃令人密往書菜為字明日市中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内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

年徵為侍中民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

白潡曰至殿下至此五載民不識吏吏不欺民百姓有

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惟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

疏薄潡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

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曹寀五百餘潡未

朞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恐犯權戚乃詣閣諮陳潡使告

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

為言修等慙悚而退累官至太師錄尚書潡明練世務

果于決斷事無大小悉察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
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
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
昂收故免之㴱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駕巡幸
㴱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刼
㴱為主詐稱使者徑向㴱第至內室稱敕呼㴱牽上馬
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㴱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
二朝野痛惜之初㴱未被刼前妃鄭氏夢人斬㴱首持

去惡之數日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録尚書給轀輬
車子寶德襲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天姿雄傑俶儻不
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
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
但不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不甚耽習元象中封
平原郡公文襄遇害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譟曰
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

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糺文宣戮其左者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淵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八年録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

愚按周戎衣色尚黑後園齊晉陽四合如黑雲觀術士所言已知齊亡於周洵異人也

神武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

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殺渙故以其妻妻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渙司空諡剛肅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

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閭汝是誰家舊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敵子庶長子保嚴以河清二年襲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成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惟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

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之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于啟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盡入諸城門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于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揔并省事歷太保并州刺

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换其新靴馳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刼害遺此靴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言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加太宰遷右丞相湝先赦司冀青三大藩雖不潔巳然以寛恕為吏民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倉卒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

延宗稱尊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啟于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啟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于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

周書齊王憲傳曰湝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亦數千人

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

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

三國典畧曰湝被擒見憲不敗呼之為弟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賜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逢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

尚書令以滑稽便辟寵于文宣每在左右行杖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乃擢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否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故與杖何期負創死也乾明初贈假皇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子士義襲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

宣廷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悸歷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及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録尚書事子智襲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十五年歷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甍于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氏與同寢有穢雜聲

愚按此何等事可以莫須有措筆宋孝武梁豫章王綜與潤而三此史臣所以多獲陰譴也

及長廉慎方雅習于吏職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

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髙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枝決杖一百後歷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黄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論曰清河王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彰文宣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

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
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比干彭城涖民布政與循良
比迹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穽以英俠之氣廹悲歌之
思飲食藜藿之奠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
明妄被讒慝以武城陰忌獲免角弓之刺幸矣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九